

下放澧水教學勞動中的一些體會

法也都行之有效，符合于多快好省的要求。面对这許多事实，我認識到不能再讓旧框框給我死死地箍住了。在本專業范围内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体現在我思想上的斗争指明了，我必须努力兴无灭资，結合我的思想改造，进行业务改造。以上这些体验是党給我下放的机会才能取得的，是我在业务上有收获的一个方面。

其次，在下放期間，我对圖書館学和圖書館工作的實質、体系和方向等問題也有了一些新的体会。說老实话，虽則我搞过圖書館工作已經有二、三十年了，但到底圖書館学是否科学？是怎样的科学？它的体系應該怎样？对这些根本問題，我是并不怎样明确的。多少年来，我对美国統治階級貶低公共圖書館的价值、否定它的教育作用的恶毒用心，虽一直表示反对，但圖書館應該成为怎样一种教育工具，它到底是文化机关还是教育机关、或二者兼而有之，我也不能說个清楚明白。时到今天，圖書館发展方向到底是怎样，我也没有什么独特的見解。可是通过下放澧水两个月参加公社圖書館工作的实践，我理解到：圖書館业务不是見物而不見人的业务；它既是对圖書的技术工作，也更是对人的思想工作。在澧水我們发动、組織、輔導讀者工作的展开，都不是容易的事，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再者我进一步理解到：圖書館工作不能够孤立地搞，設若它不为政治服务，不为生产服务，不配合中心运动，無論如何它是难以搞起来的，即令搞起来，也必是难以巩固和发展下去的。澧水地方圖書館工作的起伏轉变經过說明了这些規律，在我省罗田县公社圖書館工作

武汉大学圖書館学系主任 徐家麟

与业余学校工作緊密結合、因而相得益彰的事例也說明了这些規律。說到圖書館工作和圖書館学的体系和发展方向，根据我和其他同志們在澧水工作的体验，我們認為公社圖書館也正提供了研究的契机。公社圖書館和公社本身一样都是有无限制发展前途的，同时公社圖書館的兴起和建成对于传统的資本主义、封建主义体系的圖書館学和目录学将不断地提出一系列的新問題，对这些問題的解答，不能不深刻影响到其它类型的圖書館，并且在这样体系下的

我这次下放，对貫徹党的教育方針有一些感受和体会。首先，通过学习搞人民公社圖書館工作，在有关圖書館学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的若干問題上，我的思想初步得到了一些解放。活生生的事实告訴我，实践出科学，科学必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能解决实际問題的，不是这样的就是伪科学。在我初到澧水时，就曾听到当地县圖書館曾搞过讀書、說書、講書、演唱書、送書到田畝、到茶亭、到工地、到食堂等等活动，我感到这些都是新鮮事，值得学习，但同时也感到这些都不过是“事理之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直到有一次听到农民吳树华同志的报告，知道他們当时这类工作是根据具体情况、發揮群众的智慧搞起来的，并不懂得这些就是圖書館界所做的圖書宣传、閱讀輔導，也不了解圖書館界所慣用的術語名詞，于是我的思想上受到刺激了。他說的簡短几句话启发了我，象劳动人民創造其它事物一样，他們也能够創造出圖書館学来，而构成圖書館科学内容的却不是资产阶级知識分子所玩弄的空洞的術語和所謂理論，而正是劳动人民所創造出来的工作經驗和从而抽繹出来的經驗总结。通过这件事，资产阶级圖書館学术思想在我的身上遭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另外，我在实际工作中同样也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我所熟悉的圖書登記、分类、編目以及出納方法是資本主义体系圖書館学的老办法，把这些硬搬到公社圖書館工作上面来，我也認為是不大对头的，可是到底怎样簡化，同时又能解决問題，却感到不容易下手。关于圖書分类問題，我也認為不能向农民提；同学们主张，要做圖書采購的登記和集体借書的登記只須做以类为綱的总括登記就可以了，我以为这未免过于簡化，在将来造成工作上的困难。但事实证明，分类对农民同志們来講，一点也不神秘，他們不需要多講解就能領会它的作用和初步做法。他們給分类形象地比喻做“排队”，一位农民同志在訓練班上当場就把应用“統一書号”做分类根据的作法传授給还未了解清楚的學員听。他們所通用的圖書登記、分类、編目三合一的著录方法和按类总括登記补进和配借圖書的方